

回眸

——高考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

杨怡 著

高四



快乐轻松的**高四生活**，
带泪含笑有苦有喜有悲伤一同走过……

H 本书真实描写了几位复读高三的孩子应对高考时期的生活和心态，并由此展示了他们的成长过程。
uimou Gaosi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回眸 高四

——高考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



H 杨怡 / 著
Huimou Gaosi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高四:高考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杨怡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210-04290-7

I.回…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860 号

书 名 回眸高四:高考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

作 者 杨 怡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九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规 格 16 开

印 张 12.25

字 数 180 千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210-04290-7

定 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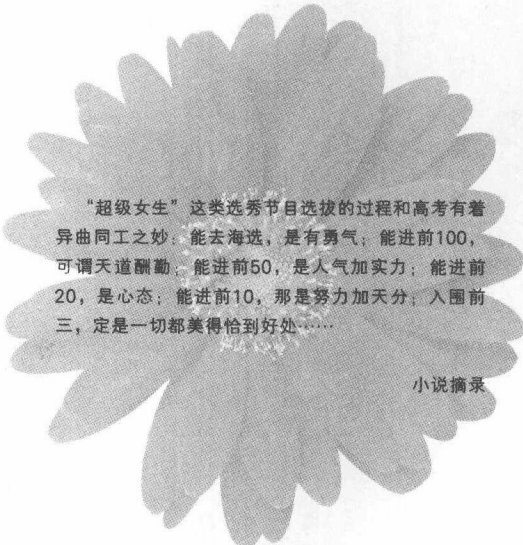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超级女生”这类选秀节目选拔的过程和高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能去海选，是有勇气；能进前100，可谓天道酬勤；能进前50，是人气加实力；能进前20，是心态；能进前10，那是努力加天分；入围前三，定是一切都美得恰到好处……

小说摘录



目 录

快开学了…… / 3
讲台上的新面孔 / 6
“以前,别人叫我剑霸(爸)”——剑妈 / 7
一道数学难题引发的…… / 9
对面房间的男生 / 11
不想说再见 / 15
沉默的“公羊” / 17
翠微亭失意 / 19
第一次月考 / 22
宾馆开房 / 25
“二妈”、“三妈”出场 / 28
偷窥暂停(the love pause to shine) / 33
晚自习的自说自话 / 36
花季雨季,走不回去 / 38
第二次月考 / 42

忠诚的损友——韩逸 / 47

战“痘”历程 / 50

我和尹璐受宠若惊 / 55

听说的爱情 / 58

生为女儿身 / 61

壮肥的诚信危机 / 64

他们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 67

被传阅的照片 / 70

“你打呼噜……” / 73

气愤，怎么言说 / 77

友情不打折 / 79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 85

杨乐以前所受的伤害 / 89

我的爸爸妈妈 / 91

汝与汝妈，孰美？ / 95

尹璐和严宁,故事将开始 / 96
严宁 & 尹璐,爱正香浓 / 105
杨乐半夜逃出去上网 / 110
我的生日惊喜 / 113
释放压力 / 119
“那时候,我比现在黑……”——黄然 / 123
对着橘子皮发誓 / 126
乐山一中的美食节 / 130
元旦晚会 / 135
最失败的月考 / 139
这样的语气曾是我和尹璐用来安慰他的…… / 143
“老师,作文为什么只有 34 分?” / 146
好想跟上你的脚步 / 148
春节回校拿书 / 151
他的过去让我心疼 / 154

咸鱼大翻身 / 158

欺瞒,混浊了我的爱情 / 160

小白——篮球赛上的高人 / 163

换位子 / 168

瞧剑妈这小自尊心闹得,哎 / 172

杨乐,不要忘了…… / 175

爱情 over! / 178

坦白 / 181

那一角高考倒计时 / 183

告别高四 / 187

现在是暑假,进出校门的人并不多,只有些来补课的学生偶尔走到公告板前看一眼。这是我和尹璐知道高考分数后第一次来学校,校门口外的公告板还贴着录取的榜单,应该还会继续贴好一阵子。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这张给很多人带来成就的榜单的,但肯定不是他们的这种心情——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来排练新学期的第一次升旗仪式的,看了没多久就东一句西一句议论开了:“我就以他为目标了,分数好高啊!”“你们看这个人运气真不错,分数不怎么样却还能上这么好的学校。”“这是什么学校啊,听都没听说过,我以后坚决不去这种大学!”“这后面的半截都可以省了,分数和学校都没什么看头,太让人失望了吧”……他们让我想起了高三第一天开学时的场景,一边吃着饭团、喝着酸奶,一边观望上榜上的分数和大学,眼神流露出的全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情。不过这些已经都是曾经了,现在的我们才明白自己曾经指指点点的这页薄纸原来定夺着很多人的人生,有上榜的人也有落榜的人……

“尹璐,艺艺,快上车了,和房东老太太约了下午两点。快要来不及了!”是韩逸在不远处喊。

高考是这么一回事,开考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考后很可能就是生不如死。有一群人在考砸了后或多或少惧怕高考失利的黑暗面,决定让高考彻底成为生命中的过去时,于他们而言,退一步也就只能是海阔天空了。可是还有另外一群人,誓不悔改地还想经历那么一次死去活来,其中又包括三种人:第一种,填报志愿期间遗憾度大于百分之八十,总觉得自己不够明智的选择辜负了自己以前的那么多年,满怀信心地走进补习班,一屁股坐下,喊着“不就是一年吗,就等着明年的高考了”;第二种则是复习期间不理想的,痛定思痛后总结了自己的不足“英语词汇要争取突破七千,首攻阅读英语和数学,再不能让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了”;第三种则是不得不,一考完就开始老大徒伤悲了,高

三过得比高一高二还轻松，“我一定要好好做人，洗心革面，跟着高考倒计时来个奋笔应试”。我和尹璐属于第二群人中的第二种。高考后我们先是各自在家痛不欲生，接着相约到外面抱头大哭了几次，在这段心灵受创期，我俩除了更深刻地体味到眼泪是咸的伤心是自己的以外，一无所获。清醒觉悟过来的某一天，才痛定思痛给自己制定了复读计划。“市五中绝对不能再待了，一中、二中也不行……”为了摆脱高考失败的阴影，市区里的所有重点高中都被我们列进了黑名单。

在乐山县内有一处这样的住宅区。过了乐山一中大门口的街道，出了一条小路，向西走七八分钟就可以听到房子里主人们养的狗在叫唤了。一栋一栋的房子并不像是城市里的住宅区那么整齐地排列着，只是由于地形的原因围绕着一块空地相互挨着，看上去很集中。从房子里走出来的有学生，有提着篮子上街买东西的老人，也有大热天里爬到树上摘枣子的小孩儿。这其中有一处建得最高的房子因为六层楼都贴了很亮的蓝色瓷砖而显得更加突出。下午两点了，睡在这栋房子一楼的老太太正好醒来。

还记得高一时的我以一个悲剧性的肥胖形象在这里有着无比惨痛的回忆，但是两年多过去我已经瘦了下来，也算抹平了心中的一些自卑。“现在要忍住一切把书读好，乐山一中的教学质量毕竟是有历史见证的，本科升学率每年在全省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是出了名的博士县啊！你们两个人读书生活都有个照应，我们也就放心了。”这是四位家长反复强调的重点，看着房子满意了他们比我们先奔进了“高四”的主题：好好学习，好好生活。“那劳烦父母大人帮我们租个房子，付个饭钱。剩下就等着我俩书写成功篇章了！你们先回去吧，过几天就要开学了，我和杨艺还要收拾呢……”尹璐看到他爸爸又说些什么，急忙抢先开口，堵住大人们还准备说的滔滔不绝的言语。

快开学了……

7月28号。补习班是按照高考分数优先录取的,再加上两个补习班,人气不是高,而是火爆。怕我俩的座位被安排在没光的角落,父母于是很早就为我们预约报名了。当然对于我们很是满意的食宿无忧的住处,还是要感谢某落户乐山的线人了,这家距离学校步行约十五分钟的房子是一个后来我和尹璐喊了一年外婆的老太太的。

人靠衣装,房靠瓷砖,外表算是气派的六层楼外加一个露天平台比起它那丰富的内涵来就又失色了不少:这栋大房子虽



是私人财产,但设计时就比较处心积虑,估计主人建房时就想着以后往里头招人引资的,里面有十二套房子,每一套都是三室一厅,住宿其中的其实有八家人。外婆和她做烟花生意的大儿子住一楼。二楼左边的一套租给了一个村长一家住,右边的闲置。三楼左边是叔叔(房东的儿子,我们熟称之为叔叔)家,外婆的儿子,排行老三(我们算是他家的吃客,代替了学校食堂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我、尹璐、杨乐和外婆、叔叔一家一起吃,中国人吃饭重在感觉,阿姨烧得好吃的饭菜加上餐桌上日益培养出的感情还真让我和尹璐有种家的感觉)。右边,我们叫他大伯,外婆的二儿子家。四楼,至今不详,应该是由于他们作息和我们不太一样,为人也绝对低调。五楼是杨乐,身高一米八一,高三的学生,不折不扣帅哥级的人物,在我们的努力下,改掉了他待我俩冷漠的坏毛病,事后归纳他是个慢热型,哎呀,不计较了。六楼是我们的地盘,对面一家人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的故事好像没他们啥事。

8月12号,正式报名。

爸爸妈妈留在房子里帮我们打扫卫生,看到通知,我和尹璐肩并着肩一起朝学校走去。下午班主任召见,而且晚上也要正式上晚自习了,所以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走进了校门。文科补习班有两个,为了方便学校行政工作,被不符合实际地称作高三20班和高三21班,大家都围着贴在门上的名单前看自己被分在了哪个班。一看才知道,我和尹璐竟然不在一个班,她在21班,我是20班。看着这么有悖初衷的分班结果,我们也只能在话语之间多流露出抱怨,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了。想到爸爸妈妈还在乐山县没走,就把他们当成闹情绪的对象:“妈妈,我们要在一个班嘛……”

心不在焉地听完班主任训话,我们又聚在一起抱怨:“我们报名的时候都是一前一后的,怎么现在分班就不能分在一起呢?还有,为什么你们俩就能分在一个班?”一起来乐山一中复读的还有一对情侣档的同学,是我们以前的同班同学,韩逸(我们高中三年同学,有结巴的毛病,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却是个让人留恋的遇难不跑的好朋友)和他家主子李彦辰(韩同学的可爱女友)。因为两个班的任课老师都是乐山一中镇校之宝,而且有些科目的任课老师是相同的,理

论上我们要换班的要求败下阵来。我们4个讨论了很久,但是4个臭皮匠,1又1/3个诸葛亮对这种不用人脑用电脑的安排也只能是“遵命”了。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之时,妈妈说托了人把我换到尹璐在的21班,这真算得上是意外的惊喜了。我松了口气,刚才因为烦恼长出的痘痘都感觉小了一个尺寸。从教室出来,李彦辰抬头望着天空不禁感叹:“县城的天空没有城市那些工业污垢,显得格外的蓝。”“哟,我俩的问题解决了,把你们的情绪也带动得这么正面,怎么感谢我们啊?”……

说说笑笑地从教学楼走到校门口,我们的心情都恢复了平静。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是他吗……在乐山一中“桃李芬芳”四个字的门匾下我上了我“高四”的第一课:生活中最难的一件事可能就是留住平静。人生就像湖面一样不停地被激起波澜,此消彼长一阵一阵地在湖面上泛着时小时大的水花。我回头仔细看了一眼:是他吗?

那是高三时候的事了,因为复习资料的事,和韩逸来过乐山一次。那天,拿完资料准备回去的时候,他硬是要逛一逛学校:“壮肥,你不要这么自私嘛,我第一次来这么人杰地灵的地方,不沾点灵气回去枉费了来回两个小时的颠簸啦!”我因为头一天晚上熬夜,连多走一步的精力都没有了,最后的妥协是让韩逸自己逛逛,我坐在操场上等他。他来叫我的时候我已经坐着睡着了:“快起来……”我还是继续坐了几分钟:“让我清醒一下,我真的很困。”眼神在操场上漫无目的地游离,然后一瞬间聚焦在眼前这个人身上。他抱着篮球,酷酷地走过,汗水湿了脸庞,却没遮住干净清澈的轮廓。挥之不去的除了他不小心扫过我的那一眼,还有我心里被惊起的波澜。

天啊,我又见到他了,他也复读啊,那接下去的一年我们岂不是天天都可以碰见了,止不住地遐想……不小心瞥到一眼韩逸,去年我看到他那花痴的表情韩逸也没错过,回到班上他就把我的艳遇经历传播开了,天啊,他可是很擅长旧事重提的啊。只能……韩逸一张嘴,我就开跑:尹璐,别挽着我啊,又不能现在就细数给尹璐听……完了,韩逸一定会大声喊出来的!我警惕了大概一分多钟,他也没有出声。这次倒是我做了回小人,直到我们四个在街边分了手,韩逸只是蜻

蜓点水地提了一句：“壮肥，他叫黄然，和我们在一个班哦！”原本当时分班，我和韩逸、李彦臣一个班，尹璐一个人在 21 班。天啊，他不说还好，那尹璐岂不是断了我的桃花，我心里倒有几分失落，暗自怨着。

讲台上的新面孔

开始上课了，一个礼拜内老师们都登台亮相很多次了，几节课接触下来，大部分走的都是亲民路线，为了充分娱乐课内生活，没事就多瞅瞅他们。

班主任兼历史老师：袁越，个子不高，面容俊朗（从相对论的角度），据说此人名校历史系硕士毕业，学富五车，三十五岁就是历史系的头，收集了民间情报，还获知他有一妻一女。有自己招牌式的笑容，一看就知道是跟他两岁的女儿学的，太可爱了，因此一度成为我和尹璐话题的宠儿。

政治老师：沈宁风，昵称“宁宁”个子和肚子，不提了吧，但内秀啊。和我们一样，新来的，尽管以前的历史没乐山一中的光辉罩着，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考验后，在民意表决中，荣升为最负责、最勤快、最民主的“三最”老师。其实补习班老师多教少管，都很民主，毕竟我们在资历上被称为“历届”了。为什么说宁宁最民主，因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的民进——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哦，很有前途。

英语老师：许多，不厚道的同学说他长得女人。他倒是把语法教得很好，讲课也不赖，开始对我俩很好，后来嘛，他认清了我俩的真面目，我俩也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他拖课多，铃声响起十五分钟后，准时下课，有点不可原谅，搭在房东家吃饭，不想让大家等我们，偏偏他垄断了百分之五十的最后一节课。不过说实话，跟着他每节课认真听，高考不用愁。

数学老师：不知道他名字，跟着人喊他“蛋蛋”。一看就知道是教数学的，他

可不是戴眼镜装知识分子啊，对于数学，他是很有发言权的，尹璐第一次上去问问题，就夸他聪明夸了一个晚上。但是就传播知识的角度，觉得他不够张扬，过于低调。他最爱做的就是黑板上一个人做题目，我们大家就在下面坐着，望着，等到做完了，才想起我们，“懂了吧”，他陶醉了——在自己给自己解题的过程中。鉴于他日后和我俩的交情，再次高呼一句：理解万岁。尹璐在他的课上睡了无数次了，真是不齿说她。

地理老师：刘英，我班唯一的女性老师，据说她的头发放下来过了腰呢，够女人吧！当然，她都是盘起来的。她绝对是道风景啊，在之后的一年里，就没有重过衣服，长的也挺美的，而且美的不张扬不俗气，不招女性朋友嫉妒。她上课用讲义，第一节课就发了二十一张，以至于我俩多次陷入讲义危机，太多了啦。号称出过很多书。韩逸是这样介绍她的：“市人大代表，全省地理名师，拿国家发的优秀教师津贴噢。”是谁说，女人头发长智慧少的啊，快站出来承认错误。

语文老师：最后刘华同志的出场，是需要掌声的。花一般的男人啊，让学习语文向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尹璐和我重新燃起了对语文课的兴趣，这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啊，足以入选 2007 后半年加 2008 前半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从不用那些俗气的招数：罚抄、默写。更难得的是以幽默见长，他算得上是我俩高中阶段学习语文的启蒙老师了。上他的课，一切都是活的：试卷，课本，黑板，桌椅，还有我们的心。书卷气和男人味兼具，让我和尹璐小有惶恐：千万不能对他有非分之想。

“以前，别人叫我剑霸（爸）”——剑妈

我们班是不能光用大来形容的，是庞大。79 个人在一起让你不得不感叹造人者的力量。大家在一起，学习上不沟通是不行的。第一天晚自习，大家差不多

是用来缅怀过去的，常言道，说话说话首先大前提是说，要有张开嘴巴时刻准备着的心理状态，其次要找个人人都能说得上的话题避免冷场。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时，就会像我们一样成功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们很快就在周围建立自己的人脉，接下来几章里就要分批介绍了，申明：按时间顺序。最先出场的是“剑妈”——陈杨剑，我们是三个人坐一排，尹璐挨着他，我挨着尹璐。他是最早和我们认识的。

“剑妈”这个名字是我们给人取的第一个外号（以后会出现一系列外号，绝对建立在双方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时间：第三天的晚自习（前几天晚自习是我和尹璐最富创造力的时候，原因如下：第一，刚换了环境，心中有少许骚动；第二，最初几天，大家偶尔会借助晚自习互相了解，人心浮躁，促使我俩脑细胞运动频率加快；第三，天气很热，开学是八月初，从地理的角度分析，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加上此时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人类和自然抗拒的力量显然是有限的，装着79个人的教室，八个电风扇，从汗水中提炼出来的盐足够给全乐山县的盐贩子供盐了。再看下外部环境：两个补习班，就守在上下两层楼厕所旁边，空气的味道绝对是经不起回味的。前面是男厕所，后面是女厕所，于是班上前半段闻的是男尿，后半段则受女尿的影响，夹在两股味道中间的我们是苦不堪言。这样的大环境，时不时，把我们逼成思想的巨人，学习的矮子。）晚上八点整，还有二十分钟就下课了，尹璐突然凑过头来：“唉，壮肥（高二时被起的外号），我旁边人的名字，有没有看出端倪？好像很有玄机。”因为我说话一向嗓门大，怕吵着大家，惊动老师，我只是自己想着没说什么。“一定是他爸姓陈，他妈姓杨，所以他叫陈杨剑。”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有难度的问题有点为难我了：“你问他自己吧！这个问题太难了。”在这之前，我们就没头没脑地讨论他两天了，他是有点诡异的，两个晚自习下来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拿个本子不停地写字，尹璐偷偷侦查了几次，说他不停地写三个字“陈”“杨”“剑”，每个字都写几百遍，写了好几十页纸，而且经常时而小声时而大声地自言自语，剩下的时候就开始唱歌。尹璐是这一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我是间接受害者。

“壮肥，换位子，我旁边的人不太正常，你过来开导一下，我熬不住了。”

“过几天就没事了，这只是轻度高考后遗症。还有啊，下回他开始唱歌的时候，你别看我，别动我。他会发现的，你这种剧烈反应伤到他自尊心怎么办？”

“又开始自私了啊，壮肥。没伤害到你，你才有心情做好人。他要有意识还好，问题是他一唱，就停留在无我加无他的状态，很难制止，我这两天晚自习一共才做了多少事，你说……”

这是两天内我们走在回去路上久久不衰的对话。在这种我俩都不能控制的局面下，我们觉得还是沟通为上策。酝酿了一下情绪，尹璐准备下课找机会主动和他讲话，我负责在旁边观摩，哎，我们的任务都很艰巨。下课铃响了，他也歇了歇，没有再唱了（我们思索着以他唱得最多的“死了都要爱”为切入口，先跟他聊聊“信”），这么好的机会尹璐却迟迟不敢下手，我用手肘碰了碰尹璐示意她快上课了。突然他主动拍了一下尹璐：“问你一道数学题目。”立体几何的题目通常都不会太难，讨论完后我们就侃起来了，很是投机。他主动介绍自己的名字，尹璐无聊的猜测竟是对的呢。

“我叫陈杨剑。”

“是不是因为你爸爸姓陈，妈妈姓杨？”

“嗯，然后给我取了一个‘剑’字。我以前在学校，别人都叫我‘剑霸’，谐音蛮像‘剑爸’的，呵呵。”

因为聊得甚欢，我们开玩笑地说“剑妈”更好听，所以这个追随他一年，流传度极广的外号诞生了。接下来，我们三个交情就变得越来越深了。他奇怪的癖好，我们也就包容了，我和尹璐在疑问中度过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一道数学难题引发的……

在几门功课中，数学是我的强项，有时我和尹璐两人互补一下，在数学上是